

搖旗吶喊集 (上)

(本文插圖刊第10、55頁)

●張九如原著、王德箴校訂

編者按：名作家立法委員王德箴女士為紀念夫婿張九如所寫的「一封書」，在本誌二六七期刊出後，讀者對張九如委員的著作，極為重視，本誌遵照讀者的懇託，特商請王德箴女士精選夫婿張委員的遺著，詳加訂正為「搖旗吶喊集」，交由本誌分兩期隆重刊出，以饗讀者。

祖傳四不主義

我在十四歲那年的除夕，幫助父親給生意人家寫春聯，眼見父親寫的是「經營常憶陶朱業，貿易總存管鮑心」，我則改寫為「經營師子貢，貿易學陶朱」父親問我何故改寫，這雖然是現成句？我說，意思一樣，還可以少寫幾個字。父親立刻擱筆危坐，給我訓誨。他老人家說的是范蠡佐助越王勾踐打敗吳國以後，辭官經商，改名陶朱公的故事。

父親提醒我說，你若還記得祖父遺囑我們的子孫的話及其緣故，就懂得不應改寫了。我在如此嚴訓之下，像被電波刺激，立即感覺我的知識幼稚，想法偏差。同時想到祖父隨太平洋國李秀成革命失敗，病死他鄉之際，遺囑子孫，不廢耕讀

、不應科試、不為祿仕、不取非義財。旨在不和清廷並立。我這個生下來就被鄰人叫做「長毛胚」的個性，八十四年來始終不變。對事對人總愛直說，對財物特別珍惜，來臺灣後，更關心經濟建設，殷望重建越國那樣生聚教訓、雪恥復國的業績，誓必削減比清室還要殘暴百倍的毛澤東政權就是由此生出。

民國九、十年間，我在麵粉大王無錫榮德生辦的高等小學堂教書，放暑假回家後，想必是父親聽到我什麼的，一天晚上，全家在打麥場乘涼時，他曾說到，我待同事太嚴、說話太直，是的一定說是，不是的一定說不是。他表示自然很高興，但又立即表示，他因此對我不很放心。並說：「現在你們教學生，最講求啟發式，不再用注入式，我為什麼不很放心，你自己去想好了。」可惜他老人家寓意深刻、識驗俱足的話，我至今沒有能夠踐履，所以朋友很少，而極有限的知交又都恭維我是「老虎面孔，菩薩心腸」。

我何故不會笑

我常自愧能耐不及賣東西的「貨郎」，他們

在街頭巷口或廟會上，敲著「喚君知」，打著「喚姣娘」，搖著「波浪鼓兒」，唱著動聽的話、怪聲的調，引出很好的反應，可是我不能。一想到幼稚園學生及各地民眾都會唱亦都高興的「哥哥爸爸真偉大」這首歌，與其意義的重大，我更慚愧得不敢見人。再想到左思的「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李白的「投軀寄天下，長嘯尋豪英」及「長嘯梁父吟」，岳武穆的「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劉琨的對月悲嘯，敵為解圍。勾踐的常常「夜潛泣，泣而復嘯」，我就只有掩泣而已。我亦知道楚囚對泣，毫無價值，不過晉室南渡後，王導周顛等有新亭之泣，以色列人喪國後，伏在耶路撒冷牆上哭泣，愛爾蘭人矢志要復故土，常說他們的土地為什麼是鹹的呢？是被海水倒灌，眼淚浸透之故呀。我們不要一座哭亭、一堵哭牆、一片哭土，還是樂不思蜀，我要問我自己呢？自信像陸放翁說的「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事泣新亭」。而且我的年齡尚祇是八十四，比陸放翁八十六歲逝世時還小兩歲。於今我只有在想，一般人即使恬不知恥，總不會偏差到哭都不能吧。有人問我：達文西的名畫「蒙娜麗

「沙」，不論你從那個方向去看，好像她的美目總是注視著你，向你微笑，引你入迷，你老兄爲什麼像包龍圖一樣的很少笑，我無詞以對，只能說，我儘管着意故作、強顏歡笑，頂多也只能像猩猩那樣，作裂嘴大笑狀。如再故作，就要露出哭聲來了。我的搖旗吶喊所以很少成效，可能就在不會微笑，只會像吾家張飛的大叫。

其後我纔恍然自惜。記得三十幾歲時，有這麼一次，一位懂得心理學的好友，批評我太固執，尤其愛講理，毫不肯通融。他舉例說，你曾嚴責不少人，亂講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却全不知所謂「社會」也者，僅是一個抽象集體名詞，它本身並不生什麼作用，全靠結社集會的一羣組成分子怎樣去運用它，它纔有用，否則它本身就不存在，你的認識原沒有錯。再如你批評數學及統計學，亦有見解，你認爲它們僅看到一小部分已經表露於外的現象，但還沒看出大部分隱藏在內的成因，僅憑這種抽樣式的管見，就貿然的作爲論事處世的根據，你這套見解，亦很不錯。可是須了解，人對是非利害太分明，可能一步也不能行，所以前人說「難得糊塗」。

我從聽到這些指正時起，就忽然想到，我不會笑的起因及成果原來如此。

邵力子主甘肅陝西

民國二十一年國民政府在洛陽開過國難會議以後，決定暫時遷都洛陽。但是安定洛陽，先要安定陝西，要安定陝西；更需要先安定甘肅。甘肅局面的不安定，人民的窮苦是過於各省，中

央又不能派軍隊到西北去，反而會增加內亂，內戰。當時因爲邵力子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和西北的同民；回教的領袖，相處得很融洽，得到他們的信任，於是蔣委員長就派邵力子擔任甘肅省主席。當時陝西省主席是楊虎城，我與幾個國民黨同志，少數幾個，到了西安，逗留了一個多月，不向甘肅去，因爲知道陝西主席楊虎城一定有所要求，而事實上，也恰是如此。同時甘肅有位軍人叫鄧寶珊，並沒有什麼學歷，也不是軍校出身，在文學，政治方面，更是外行，中央同時任命他到蘭州去組織綏靖公署分署，並

任他爲分署主任。鄧寶珊不是自己想擔任甘肅的主席，不便查出。但是他野心很大。邵力子所以能够擔任甘肅主席，是由於他和甘肅、青海、寧夏的回教領袖以及回民元老相處得很好，得到他們的信任。到了蘭州以後，一看情形，正像他在奉命之初，由我參加意見，報告蔣介石委員長情形一樣。我有兩句重要的話，我說：「民間已十室九空，割據反應愈演愈烈。」他到蘭州省政府以後，原來擔任甘肅省政府維持委員會的主任孫蔚如，雖然他較聰明，拿部隊調出一部份到隴東。但是對他負維持委員會責任，由他自己任命的秘書長杜炳成，反不肯離開。甘肅的一切事情，也不容易推進。我曾經向邵力子秘密建議，「你索性到中央去，請求蔣委員長由你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剷除頹可憂慮，叛亂的楊虎城。」這件事情，一直到中央另派文質彬彬的將軍，我們常州人朱紹良擔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才算爲止。當時甘肅的人民對中央一向不甚了解，當時往來

中央與甘肅的交通工具比較進步的，也只有一個駕駛員後面坐兩個人的那個教導機。甘肅人當時就造謠，亂說邵力子跟他的太太帶了數量很大的黃金到中央了。當時有少數更不了解邵力子的甘肅老百姓，都希望邵力子跟他太太能够從飛機跌下來跌死。同時呢，我曾和甘肅主席邵力子秘密商量，索性調開楊虎城，由邵力子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楊虎城當然敢怒不敢言，他很憤懣。

孫運璿與徐道鄰

我不會算命，也不會測字，更不會相面，但是當年一看見那位電力公司總工程師後來出任行政院長現任總統府資政的孫運璿，我就問他，「你不是立法委員？」他說：「我不是。我是臺灣電力公司的總工程師。」我說，「你們董事長報告了一上午，大家都聽不懂。他身體又不好，報告得滿頭大汗。電力公司的事你是否都明白？」他說，「我的工作建設方面的，我管增加電桿，維護電桿等，對電力公司的一切我當然明白。」我覺得他很通達，心中認爲他的前途非常遠大。這是他給我最深刻而不能改變的一個印象。

第二個我認識的是徐樹錚的兒子，徐道鄰。

徐樹錚曾是國務總理段祺瑞的部下。徐道鄰呢，我覺得他的自奉處世有特殊的味道。他曾任臺灣省政府秘書長，住在南昌街一個姓蔡的親戚多餘的一間房裏，他不以爲憂。他一足有點跛，常拿一根手杖晃來晃去。與我很好，無話不談。有一天他談到合板業孫海的故事。我認識孫海，也是

道鄰一篇文章的關係。徐道鄰個性耿介，我覺得他是自由中國不可多得的人才。當年他在軍事委員會任秘書長，因為要替父親報仇，就辭職不幹。到臺灣後寧落了一陣子，就帶着新婚太太葉妙娒及兒子小柯去美國教書了。後來不知情形如何，我遙祝他們生活快樂。

偉業每從逆境來

時代巨輪的方向盤隱約指出，誕生在能源、資源、人口三大危機中的人們，對於財富、政權、法紀三大力量的估價已大異於前，他們與領導他們之人的觀念，亦與前代人截然不同。在學校時，喜歡由工作中自賺學膳等費，不看重家庭財富，雖重視知識，願意接受指導，更愛發問與試驗，却總厭惡約束。入社會後，雖愛好機械文明，却不甘作機械的奴隸，總想走直路，一天造成羅馬，決不肯走較少阻礙的間接途徑，即使失敗，却不害怕，心理上根本無恐懼，只是一股熱情，一堆興趣。他們攫取成功的心情，比我們所能想像的更為複雜，更為驚人，社會亦就因此更不簡單平常。他們有種種不同的慾望，年輕人、退休者、勞動界各有其需求，各想另創世界，致人類的重心，由權力轉向信念，由有形的力量轉為創造性的才智。此時知識分子的神聖工作，應先明瞭自己面對的已經是一羣和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的人們，必須去發掘更合時代精神的方法與科學技術，以便深入了解並應用他們所熟知的事實與最大的興趣，最顯的個性及憧憬的前途。甚至利用自身方面缺點的偉大成就，如樂聖貝多芬曾經

在兩耳全聾的情況下，寫出許多音樂史上的不朽之作；又如如國際競技運動中，我國獲勝的紅葉少棒隊，是用石塊木棍打出來的；紀政、楊傳廣長跑的勝利，是吃地瓜、打赤腳跑出來的；如羅斯福因幼時患小兒麻痺症，受盡小朋友嘲弄之氣，其後他就下定決心，定要騎術方面勝人一籌，他有志竟成，終於獲得「騎士」獎牌。如愛迪生母親發展其子最喜發問和試驗的天性，而使其大成功的作法；如布朗博士一旦對火箭發生興趣之後，就不再厭惡數學而反成為數理方面的專家；如邱吉爾認為他語言方面的特長，主要應歸功於他在大學時古典文學與數學成績不好，因此下的工夫比常人多三倍。

更重要的，必須使他們真正認識「失敗是成功之母」，列舉史實給他們作證，諸如愛迪生發明蓄電池之前，曾經實驗過一千次都未成功，但是他一點兒也不灰心，他說：「好極了，至少我現在知道這一百種東西都是不合用的。」孫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十次失敗，迄未動搖他的信心，終於成功。約翰甘迺迪在一九五六年爭取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慘遭敗績，但是他並未因此一蹶不振，他說，「好極了，從這次教訓，我們深知自己錯誤之所在，也知道捲土重來時應如何做，一九六〇年我們會再度出馬的。」並應如一九五二年史蒂文生競選總統失敗後，很洒脱的答客問：「我太老了，不能哭；但也太傷心了，不能笑。」養成他們失敗後的高貴情操，堅強信心。甚至要他們了解人生就是一連串成敗交織的生涯史，在遭遇滑鐵盧那樣慘敗後，仍然企圖挽

回頹勢。而耶穌與蘇格拉底的殉道精神，成功基礎，尤應引起現代青年嚮慕。蘇格拉底依據智慧不斷教人應當怎樣做，耶穌依據情愛，不斷教人樂願這樣做。蘇格拉底的門徒受其感召，一千五百年後，從加里略起，一個個的殉道，終於造成現代的科學文明。耶穌的門徒受其感召，直接繼續不斷的殉道，終於造成中世紀宗教統一一切的局面。現代青年如能具此信心意志，則真善美的新世界，終將開創在他們的手中。

等而下之，凡在歷史上用青年而成為新世紀的領袖者，十九亦因材器使，因勢利導的高等智慧、極端毅力者。諸如給他希望，叫他害怕，引發他的野心，利用他的愚蠢和貪婪。而以各種傳播設備為主要利器。在如此形勢之下，不但我在四十七年前所著，現仍由商務印書館繼續出版的「羣衆心理與羣衆領導」已須大部分修正，就是運用現代傳播利器亦須不著痕跡，能與當前事實適切配合。子思說過，「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何況他們比我們明且強。

可是，現在有一個國際性的很可怕又棘手，而我們中華民國人却不注意的所謂「恐怖分子」問題，其中有許多青年，他們都以造成混亂恐懼震驚為事，根本沒有政治綱領，並非用虛殺迫脅來求得自由行動的問題，他們認為此時此地的恐怖行動，就是自由。他們沒有理性根據，只有痛恨與狂想，深恨這個世界與他們自己。相信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消滅以後，會出現一種斬新的社會形式。他們沒有羣衆，只有同伴中狂熱的槍手，與使人害怕的暴行。他們的頭兒並沒有過人本

領，僅是靠槍力獵獲的能够吸引人的魅力，與那些自覺劣跡昭著，既不顧阿諛，亦不敢譴責，始終置身事外的自了漢。以及輕描淡寫，避之若浼的大眾傳播工具。最使他們橫行無忌的，是供給他們住所、汽車，承認他們飛機降落的國家。

政府如與他們談判，除提高他們在民衆間的聲威，增加他們的暴行以外，極難得到什麼結果，而且他們的擄人勒贖，並非完全爲了金錢，只是借此快意吐氣，幹了再看。他們所想所幹所遇的既如此，根據我們的經驗，好辦！只須運用我們「青年救國團」那套辦法，辦理各項青年活動，將青年團結在救國團的旗幟之下就得了。除「導之以教」外，如再「齊之以刑」，各國相約處以死刑，自更有效。

亞當夏娃的罪過

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於一七九八年發表「人口論」，要大家警覺人口增加率是等比級數，物資則是等差級數，必須節制生育，纔能生存。三十年前，力倡家庭計劃的山額夫人，曾想到臺灣來宣傳其事，當時農復會主委蔣夢麟亦公開說：「臺灣每年生出一個高雄市的人口，而辛辛苦苦造成的石門水庫所得的增產，只消一年四個月，就被新增加的娃娃吃光。」又極沉痛的說：「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運動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這在臺灣太多的人口，至少可以減少我這個人。」一九七七年四月底，世界銀行總裁麥納馬拉在紐約參加一個經濟性的集會，就世界人口問題發表一篇阻嚇性的演說。他

指出人口膨脹的害處和最令人震恐的核子戰爭是相等的。核子戰爭是使若干億的人口瞬息間回歸於盡；而人口膨脹也會使以億計的人口遭受饑寒、貧困、疾病、愚昧而慢慢的死亡。死亡是一樣的，祇是時間上和死亡狀態的差別而已。國內外說這種話的人士不知多少，爲什麼迄未見效？

想我大膽的直說，一要怪唐堯皇帝沒想到人民祝他「多福多壽多男子」這句話的後遺症，但那時實在地廣人稀，可以原諒。二要怪孟子說過：「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樣偏差的話，又說過：「食色性也。」這樣天真的話沒想到色慾和食物會有衝突的一天，想來皆是亞當夏娃的罪過。

大約在四百萬年前，從最早的人類出現開始，世界人口便慢慢增加。在十七世紀以前，由於戰爭、瘟疫、饑饉對於人口的增加有相當的遏制作用。增加率很低，祇有百分之〇·〇五左右。西元一世紀時，世界人口約爲二億五千萬人，至一六五〇年方增加爲五億人，即人口倍增所需的時間超過一千五百年，但至一八五〇年，世界人口數字爲十億，人口倍增所需的時間減爲二百年。一九三〇年人口數字爲二十億，人口倍增所需的時間已縮短爲八十年。一九七五年世界人口突破四十億關口，人口倍增所需的時間已僅爲四十五年。更有人統計，現在只要三十幾年就增加一倍，即以一九六三年至七五年間人口出生率平均爲百分之二計，已相當於每秒出生四人，每分鐘二百四十二人，每天三十四萬九千人，每週二百萬人以上。

臺灣則更快速，原因是：從日本統治解放以後，生活改善，苦盡甘來，碰動驟升。碰呀碰的，已從光復初的六百萬人，碰到六十六年底，增到一千六百八十萬人。據主計處統計，六十六年人口出生率達百分之二三·四人，死亡率則低至百分之四·三，自然增加率達百分之二一·一，一年內約增加三十三萬人之多，而內政部的統計至六十七年一月底止，每年約有四十萬個嬰兒出生。僅六十五年龍年一年增加的龍子龍女即達三十五萬人，比六十四年多出四萬九千人。耕住行遊等地雖年有墾拓，但無論怎樣的墾，總趕不上那樣的碰，每平方公里的居住人數，已達四百六十八人，如扣去山地，即達九百人，比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荷蘭還高出一百多人，僅次於孟加拉的五八〇人，居世界第二位。新墾的水田雖有，但被工廠、住宅、學校、道路佔去的更多。四十五至五十年之間，食物產量尚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八，而四十年至六十年二十年間，一共只增加五十五·八就是例證。

若想從國外輸入食物，殊不可靠。一九六〇年世界的總輸出量，已自大戰前的二百萬公噸減少了一半。一九七〇年後數年，北美洲尚有物資輸出，拉丁美洲則已多輸入。何況我們國民大都好吃懶做，即使可從國外輸入些食物，如無很好的分配方法，結果更可能助長我們的劣根性。

移民國外亦不大可能，因整個地球的最大容量爲五百億人，如根據一般統計三十五年增加人口一倍看，則西曆二一〇五年即達此數。如據聯合國人口統計年報稱，世界人口每年增長百分之

一·九計，則一九七六年達四十億四千萬，至二〇一三年亦將達八十億八千萬，那時男女性慾衝動如仍不自約束，則二十年後人類所擁有的，將祇是一個擁擠、污糟、單調、動盪、貧困、疾疫的地球。當阿姆斯壯站在月球上回瞰地球時，曾驚嘆的說：「它雖然很美麗，但是很渺小，它是我們所知道的適於人類居住的唯一的一島。」人雖善辯，誰也不能否認地球是人類唯一生存之所，可是誰都在糟塌這個唯一的生存之所。

普及教育、提高科技，或可促進節育，只是由此產生的副作用尤為可怕。事實是，知識愈高的愈能節育，愈低的愈會縱慾。那時知識更較高的人數較少的是白種人，知識仍較低，人數仍

較多的是黃人、黑人，最易形成人類品質降低的

反淘汰慘象，豈不更為可哀，此一慘象已有事實為證。據調查結果，西德的人口增長率，已停留在零點六五的程度，到二〇七八年，將祇有二千萬人，根據美政府的一位專家菲斯碧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初報導，蘇俄在二千年時，在本土出生的俄人比例，將比高加索人、亞洲人下降，可能造成中部工業地區工人缺乏及引起征募新兵的問題，百分之二的軍人將為高加索土著，而這真正是分離主義運動很高的地區，非俄屬的亞洲則為顛落後之處。此項人口下降問題，在歐洲共同市場內亦然，有九個國家在一九七七年下跌至每千人六點九，與一九六〇年的出生率每千人十七點九

，相差甚鉅。共市委員會正想對避孕藥徵稅，並利用所得稅款設一節目，教導夫婦父母之樂。西德新教會更強調，沒有子女的人，應付出更多的稅款，以協助有子女的家庭。

此舉若就臺灣說，需要就顯然有異了。如根據每年出生人口約三十七萬人計，那麼六年後就都是學齡兒童，到民國七十八年，就有三百七十二萬人了，政府要為他們負擔教育方面鉅額的各項費用，將會愈過愈鉅。按人口結構說，十四歲以下和六十五歲以上的均為不事生產的依賴分子，目前依賴分子偏高，已經影響到人類的生活社會的安全，那時如何得了？一向貪歡的男女們，想過沒有？（下期續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女士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隻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貂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關文蔚著

定價台幣一八〇元

女扮男裝戲劇人生

本書部份篇章曾在中外雜誌連載，甚受讀者歡迎，現已出版單行本，要目有：行宮也有奇聞怪事、白崇禧將軍治理的模範省、雲南雜憶、在曲靖交女友妙事趣聞、李忠蔭抱長女來訪、暫褪戲衫著嫁衣、婚後未了戲劇緣、我勝利後的動態。二十五開本，三百八十頁，二十餘萬字，定價台幣一八〇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